

## 縱橫三教、嚶鳴日韓： 楚石梵琦行跡與交遊考略

齊勝利、崔小敬  
浙江師範大學

**摘要：**浙江是中國佛教文化生長的重要地理區域，自東晉以來高僧輩出，經典的佛教文學作品更是指不勝數。有元一代，浙江禪林龍驤獅吼。寧波的臨濟宗楚石梵琦大師便為禪門尊宿。他出生於佛教信仰濃厚的家庭，出家後飽覽外書內典。楚石又嗣法高僧元叟行端，得其印可，之後六坐道場，弘法佈道，飲譽海內外。楚石的衣鉢乃為皇帝御賜，極其珍貴，引起後世無數文人瞻禮、詠歎；其著述豐富，以文字般若教化眾生；交遊對象遍佈儒、釋、道三教，廣泛涉及我國大江南北的僧俗，且其與四十多位日本僧侶、數位高麗僧人交往，是東亞佛教交流互動的重要人物。職是之故，楚石梵琦堪為元明之際的一代高僧。

**關鍵詞：**佛教文學、佛教網絡、楚石梵琦、浙江、元叟行端、日韓僧

## 一、前言

楚石梵琦(1296-1370)，乃元明之際臨濟宗龍象，闡揚宗風，行解相應，又兼擅詩書，因此，他被譽為“國初第一宗師”，日本、高麗僧侶亦慕名遠道而來。近代以來楚石梵琦便引起廣大學者的關注，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1867-1934)，在其成書於大正十四年(1925)的《禪學思想史》中專設楚石梵琦一章，先述梵琦參學求法的經歷，再敘其主持寺院建塔、造寺、鑄像的行業與海內海外學僧奔走座下的盛況。最後又結合其淨土詩論述梵琦欣慕淨業<sup>1</sup>。國內學者潘桂明稱楚石梵琦為“元末明初最具道望的禪師”，並結合楚石淨土詩分析其禪淨並重的思想<sup>2</sup>。近年來鮑翔麟、吳光正、李舜臣等學者分別對楚石梵琦的《北遊詩》《西齋淨土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sup>3</sup>。但是，學者們對楚石梵琦的生平情況卻未能詳細梳理，筆者根據國內資料對楚石的生平進行梳理，以便推動楚石梵琦研究。同時，也期望增加人們對這位寧波高僧的認識。

佛教東漸，晉室渡江。浙江便以其鍾靈毓秀之山水吸引不少高僧大德駐錫修道。如東晉即色宗支道林，由河南遷居，曾棲止剡山、石城山。其山居修道之餘，亦創作出山水詩，“他開啟詩歌對自然風

<sup>1</sup> (日)忽滑谷快天撰、朱之謙譯、楊曾文導讀《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2-705頁。

<sup>2</sup> 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史》，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546-547頁。

<sup>3</sup> 鮑翔麟《一部關於元朝大都、上都和運河的真實記錄——讀初刊〈楚石大師北遊詩〉》，《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4期，第54-57頁；李舜臣《楚石梵琦“上京紀行詩”初探》，《民族文學研究》2013年第6期，第165-172頁；吳光正《楚石梵琦的禪淨雙修與〈西齋淨土詩〉創作》，《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7期，第136-143頁。

光的描繪，對於山水詩形成與發展的貢獻是不容小覷的”<sup>4</sup>。浙江本地亦湧現出大量的佛門碩德，“浙河之西，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辯器物為尚”<sup>5</sup>。如南朝陳僧洪偃（504-564），山陰人，“少小出塵，從龍光綽公學，穎秀好讀書，神悟絕倫，尤善詩畫。其貌、義、詩、書時人稱為‘四絕’”<sup>6</sup>。降至唐代，傳說中的“天台三聖”（豐干[約671-762]、寒山[627-649]和拾得[活躍於627-649]）屢現靈異，以詩偈勸化眾生、遊戲三昧。吳興皎然（730-799）、杭州護國（生卒年不詳）、會稽清江（?-773+）、靈澈（746-816）、婺州貫休（832-912）等詩名遠揚。宋代，天台宗山外派智圓（976-1022）在孤山與林逋（967/968-1028）唱和；“九僧”中的保暹（生卒年不詳）、行肇（生卒年不詳）、簡長（生卒年不詳）皆為浙江人；與蘇軾交好的道潛（1043-?）、“濟公活佛”道濟（1487-1560）亦屬浙江。元代，能詩高僧中峰明本（1263-1323）、元叟行端（1255-1341）、楚石梵琦等皆於浙江弘法佈道。“元代詩僧從籍貫看，在140名詩僧中，有明確籍貫者，江浙行省有86人”<sup>7</sup>。此外，我國禪宗文學既具有顯著的國內互動性特徵，其中以川僧為典型，北宋川僧出遊地理區域為蘄州五祖山，南宋川僧南詢的目的地則是浙江<sup>8</sup>，也具有國際（東亞）交流的明顯特徵。在中國乃至東亞佛教的交流互動中，浙江是重要場域所在。由此可知，浙江是中國佛教文學產生的極為重要的文學地

<sup>4</sup> 孫昌武《僧詩與詩僧》，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0頁。

<sup>5</sup> 《卍續藏經》，第一二三冊，臺北：新文豐，1993年，第374頁（後引《卍續藏經》均同版本）。

<sup>6</sup> 陳耳東《歷代高僧詩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頁。

<sup>7</sup> 韋德強《元代中後期詩僧研究》，中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41-42頁。

<sup>8</sup> 具體內容參見李小榮《兩宋川浙禪宗文學區域互動略說》，《文學遺產》2021年第3期，第51-64頁。

理區域。臨濟宗大慧系的楚石梵琦是元明之際的禪宗文學大家，其家鄉寧波，寶剎林立。南宋實行的“五山十剎”制度中，寧波的天童寺、育王寺屬於禪院五山，雪竇寺屬於禪院十剎，白蓮寺屬於教院五山，寶陀寺屬於教院十剎。此外，還有寧波的廣利禪寺。宋濂（1310-1381）謂其“名列五山，為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sup>9</sup>。可見，浙江寧波悠久且濃厚的佛教文化傳統對於梵琦有“法乳之恩”。

## 二、楚石生平

梵琦（1296-1370），字楚石，小字曇曜，俗姓朱，明州象山人。其父朱杲，“好善，有隱德”<sup>10</sup>。其母張氏，“事佛惟謹”<sup>11</sup>。梵琦“自幼知有彌陀教法，清晨十念，求生淨土，未嘗一日少懈”<sup>12</sup>的淨土宗信仰便是受其母影響而建立。傳說有神僧稱梵琦為佛日，宗族鄉黨便為其取字曇曜。四歲，梵琦失怙恃，由其祖母王氏養育。王氏具備較好的儒業素養，為梵琦口授《論語》。梵琦習《論語》“輒能成誦”，且崇尚儒家君子道義的修養（或問：“書中所好者何語？”即應曰：“君子喻於義”）<sup>13</sup>。六歲，梵琦便表現出善於詩文屬對的天賦。七歲，梵琦能書寫大字，“詩書過目不忘，一邑以奇童稱之”<sup>14</sup>。梵琦出生於書

<sup>9</sup>（明）宋濂著、黃靈庚編輯校點《宋濂全集》（第一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11頁。

<sup>10</sup>（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344頁。

<sup>11</sup>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4頁。

<sup>12</sup>同上，第709頁。

<sup>13</sup>同上，第344頁。

<sup>14</sup>同上。

香門第，其父好善仁慈，其母篤信佛教，此般家庭環境對一代高僧梵琦的成長有促進之功。

九歲，前往海鹽拜見“少歷江湖，戒行冰潔”的天寧永祚禪寺住持訥翁模(摹)公，學習佛教經典。梵琦在《授業先師天寧訥翁和尚贊》中寫訥翁模公“開荊棘之地而作寶坊，化屠沽之人而修淨業”<sup>15</sup>，可見其禪淨雙修的修持法門，之後梵琦禪淨雙修亦受其師影響。梵琦後又前往湖州崇恩寺<sup>16</sup>，依晉洵和尚(生卒年不詳)。此時湖州趙孟頫(1254-1322)任江浙儒學提舉，其好友馬昫守湖州。“趙文敏公以先隲在崇恩，數往來其間，每見師，異之，為鬻僧牒，禮訥翁得度”<sup>17</sup>。梵琦十五歲時，曾受郭冀州供養，其《北遊詩》中有《南城郭冀州在南方時，餘尚小，撫若己子，常受其家供養。今八十餘矣，強健如五六十人。至京往見，以詩贊云》“公在南方佐郡時，憶年十五尚兒癡”<sup>18</sup>。十六歲，梵琦在杭州昭慶寺受具足戒，成為大僧。“是時文采炳蔚，聲光靄著，兩浙名山宿德，爭欲招致座下。徑山虛谷陵、天童雲外岫、淨慈晦機熙，各有龍象數百，更稱譽之”<sup>19</sup>。二十歲，梵琦隨晉洵至湖州道場山護聖萬壽禪寺。<sup>20</sup>在此期間，梵琦擔任晉洵侍者兼管藏經。在其閱讀“開悟的《楞嚴》”<sup>21</sup>卷四“緣見因明，暗成無見；

<sup>15</sup> 同上，第239頁。

<sup>16</sup> (元)楚石著、吳定中、鮑翔麟校注《楚石北遊詩》，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3頁：“崇恩寺系趙氏宗室、元大書畫家趙孟頫(1254-1322)的父親趙與峕(晚號坡菊居士)所建。趙孟頫因有先祖的墓地在崇恩寺，所以經常前來”。

<sup>17</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4頁。

<sup>18</sup> 前揭(元)楚石著、吳定中、鮑翔麟點校《楚石北遊詩》，第13頁。

<sup>19</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4頁。

<sup>20</sup> 前揭(元)楚石著、吳定中、鮑翔麟點校《楚石北遊詩》，2010年，第184頁。

<sup>21</sup> 禪門有“開悟的《楞嚴》，成佛的《法華》”之說。賴永海主編、劉鹿鳴譯注《楞嚴經》，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前言》。

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sup>22</sup> 而對真覺元明之心與消盡根塵有所領悟。自此以後，梵琦“由是閱內外典籍，宛如宿習”<sup>23</sup>。但梵琦“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sup>24</sup>。

至治二年(1322)，梵琦拜訪住持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的臨濟宗尊宿元叟行端。梵琦詢問行端禪師：“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sup>25</sup>？元叟以其問話反詰。梵琦正欲回答，卻被行端大聲喝退。至治三年(1323)，英宗“敕金書《藏經》二部，命拜住等總之”<sup>26</sup>。梵琦因書法精湛，被召往大都。泰定元年(1324)，梵琦因聞鼓聲而豁然頓悟。至仁所撰《楚石和尚行狀》記載，同年，梵琦東歸，再參元叟行端，得其印可，“叟遂以第二座延之，而學者多咨扣焉”<sup>27</sup>。宋濂撰寫的《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寫道“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sup>28</sup>。明僧明河(1588-1640)《補續高僧傳》中則載“遽處以第一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sup>29</sup>。宋濂的塔銘是“(梵琦)嗣法上首景瓚，複偕文晟以仁公(至仁)所造行狀來徵銘”<sup>30</sup>。可以推測元叟行端先任其為第二座，之後升為第一座，梵琦語錄中記載“師於泰定元年冬，在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首座寮，受請入寺”<sup>31</sup>可為佐證。在元叟門下修行期間，梵琦為其整理了《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sup>22</sup> 前揭賴永海主編、劉鹿鳴譯注《楞嚴經》，第198頁。

<sup>23</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4頁。

<sup>24</sup> 前揭(明)宋濂著、黃靈庚編輯校點《宋濂全集》(第三冊)，第1765頁。

<sup>25</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4頁。

<sup>26</sup> (明)宋濂等撰《元史》(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629頁。

<sup>27</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4頁。

<sup>28</sup> 前揭(明)宋濂著、黃靈庚編輯校點《宋濂全集》(第三冊)，第1765頁。

<sup>29</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710頁。

<sup>30</sup> 前揭(明)宋濂著、黃靈庚編輯校點《宋濂全集》(第三冊)，2004年，第1765頁。

<sup>31</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6頁。

隨後，梵琦在泰定元年冬，接受行宣政院的任命住持海鹽州福臻禪寺；天曆元年（1328）二月初三日，住持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至元元年（1335）七月二十五日，住持杭州路鳳山大報國禪寺；至正四年（1344）四月八日，住持嘉興路本覺寺。“丁亥（1347年），帝師錫號，曰‘佛日普照慧辨禪師’”<sup>32</sup>。至正甲午（1354年），“張士誠起義於泰州，戰亂波及江浙兩省，杭州報國寺、海鹽福臻寺（今屬平湖）和天寧寺千佛閣被毀”<sup>33</sup>。“海鹽之南，可二十裏，有豐山焉。秦駐屏於左，秦溪帶於右，地最幽勝。元至正甲午歲（1354年），楚石琦公過而愛之，因創庵於山麓”<sup>34</sup>。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一日，六十二歲的梵琦住持嘉興路報恩光孝禪寺。“己亥（1359年），有退休志。以海鹽天寧有山海之勝，遂築寺西偏以居，別自號西齋老人”<sup>35</sup>。至正二十三年（1363），原天寧永祚禪寺祖光入滅，在州大夫的勉強下梵琦再次住持該寺。據其所撰《重修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頌》記載，“取至正二十四年（1364）甲辰秋九月二十四日，奉瓶修塔，天雨寶花。明年乙巳歲（1365年）七月泥蓋方畢”<sup>36</sup>。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梵琦舉薦其上首弟子景璫（?-1382）取代自己，退隱西齋。

“皇明啟運，混一海宇。天子念將臣或沒於戰，民庶或死於兵，宜以釋氏法設冥以濟拔之”<sup>37</sup>。洪武元年（1368）九月十一日，七十三歲的楚石禪師赴金陵蔣山水陸法會並升座說法，龍顏大悅。洪武二年（1369）三月十三日，梵琦再次於蔣山寺水陸法會中升座，皇帝賜

<sup>32</sup> 同上，第345頁。

<sup>33</sup> 前揭（元）楚石著、吳定中、鮑翔麟點校《楚石北遊詩》，第192頁。

<sup>34</sup> 《（雍正）浙江通志》，第228卷，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35</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5頁。

<sup>36</sup> 同上，第338-340頁。

<sup>37</sup> 同上，第345頁。

宴文樓並賜白金。洪武三年(1370)秋，梵琦與夢堂曇噩、行中至仁等十六位高僧應召入京，為皇帝闡述鬼神之事。梵琦七月十二日宿於天界寺方丈，二十二日示微疾，但仍援據經論、辨核佛理。二十六日梵琦索浴更衣，結跏趺坐，書辭世偈“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sup>38</sup>，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梵琦圓寂後，“上為嗟悼久之。翰林學士宋公景濂、危公太樸(危素)，與師方外友，尤惻痛焉”<sup>39</sup>。天界寺住持白庵金禪師(1328-1374)為其料理後事，“時例禁火化，上以師故，特開僧家火化之例”<sup>40</sup>。之後，其參學弟子文晟(生卒年不詳)“奉其遺骸及諸不壞者歸海鹽，以八月二十八日，葬於西齋而塔焉”<sup>41</sup>。

### 三、楚石的著述、功德與衣鉢

楚石梵琦禪師為元明間釋門瑚璉，“遊戲翰墨”<sup>42</sup>。至仁在《楚石和尚行狀》中記錄了梵琦的主要著述，“師平日度人，或以文字而作佛事。《六會語》梓傳已久，外有《淨土詩》《慈氏上升偈》《北遊集》《鳳山集》，又有和天台三聖詩、(和)永明壽禪師詩、(和)陶潛詩、(和)林逋詩，總若干卷，並行於世”<sup>43</sup>。其中《鳳山集》《西齋集》《和永明壽禪師詩》《和林逋詩》與《西齋淨土詩》中的《勸念佛篇》《三十二相頌》《八十種好頌》《四十八願偈》《慈氏上生偈》及《和陶

<sup>38</sup> 同上。

<sup>39</sup> 同上。

<sup>40</sup> 同上。

<sup>41</sup> 同上。

<sup>42</sup> 前揭(明)宋濂著、黃靈庚編輯校點《宋濂全集》(第三冊)，第1766頁。

<sup>43</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5頁。

詩》部分應該已佚<sup>44</sup>。又據張天騏《元僧楚石梵琦研究的新材料與新視野——以日藏文獻為中心》可知日本所存《西齋和尚外集》收錄其文 100 篇，江戶寫本《宋元諸師四六》收錄其文 30 篇<sup>45</sup>。楚石梵琦作為禪門碩德不僅在國內縑素向慕，而且聲名遠揚日本、高麗諸國。梵琦在與東亞諸國僧人交往時多以詩文相贈，如于德隆整理的《楚石梵琦全集》便收錄梵琦存於日本的部分佚文（詩）<sup>46</sup>。因此，梵琦全集的整理與研究勢必隨著新材料的出現呈漸進式發展，而非“頓悟式”。由此可見楚石梵琦禪師文字般若之汪洋與精彩。

梵琦重視建雁塔、造佛閣累積功德，造福眾生。至順二年（1332），梵琦住持海鹽天寧永祚禪寺時，由於“海鹽縣地處海濱，潮汐經常入侵，百姓受苦，人問：‘如何才能為眾生鎮住海潮，免去淹圯之患？’楚石答：‘唯千佛最勝之<sup>47</sup>’”。楚石濟拔海鹽民眾於災害中而建造千佛閣，“範銅肖毗盧遮那佛、千佛，文殊、普賢大悲千手眼菩薩等像，位置上下，相好殊勝”<sup>48</sup>。文人遊覽千佛閣，有《千佛閣》詩

<sup>44</sup> 臺灣佛光大學李忠達博士後主持《西齋楚石和尚外集》及其它著作源流考的科研計畫，應該對梵琦著作存佚情況有新的發現。張天騏在其文章《元僧楚石梵琦研究的新材料與新視野——以日藏文獻為中心》中指出江戶寫本《宋元諸師四六》中梵琦的 30 篇疏文屬於《鳳山集》。張氏此文刊於《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輯）2020 年第 1 期，第 105-117 頁。楚石梵琦曾有《西齋和陶集》行世，現存和陶詩八首，其中《廣戍阻風和〈庚子歲五月從中都還阻風歸規林前篇〉》僅存詩題，和陶賦存《和〈歸去來兮辭〉》《和〈閑情賦〉》兩篇。關於楚石梵琦《西齋和陶集》的詳細情況，可參閱拙文《輯補楚石佚賦〈和歸去來兮辭〉〈和閑情賦〉——兼論〈西齋和陶集〉》，《逸思》2022 年第 3 期，第 72-81 頁。

<sup>45</sup> 前揭張天騏《元僧楚石梵琦研究的新材料與新視野》，第 105-117 頁。

<sup>46</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 692-706 頁。

<sup>47</sup> 前揭（元）楚石著、吳定中、鮑翔麟校注《楚石北遊詩》，第 187 頁。

<sup>48</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 346 頁。千佛閣“在二十年後，即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千佛大寶閣被張士誠拆去為自己造宮殿，閣廢。明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重建，名千佛閣，保存至今。……現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前揭（元）楚石著、吳定中、鮑翔麟校注《楚石北遊詩》，第 187 頁。

“未到閣先見，才登胸便寬。置身飛鳥上，舉首暮雲端。海氣孤城白，人煙一塔寒。琦公不可作，荒草上吟壇”（原注：明寺僧梵琦，字楚石）<sup>49</sup>。詩中所言雁塔即為梵琦率眾建成的天寧寺鎮海塔，《鎮海浮圖放光歌並序》“武原天寧永祚禪寺後塔七層八面，高二百四十尺。寺僧梵琦建於元時，名鎮海浮圖。嘉慶十三年正月八日夜，塔頂忽放異光，照見十裏外，自戌初至丑時三刻止。十八夜複放光如前，爰作歌紀之。長見桑田變海水，不逢海水為桑田。仙家視海常遊戲，佛家視海苦無邊。佛日（按：楚石幼時，神僧以“佛日”稱之，國師賜號“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墮地正作此，救民不假精衛填。浮圖傾刻湧十指，壓破萬古蛟龍淵。天寧古刹連蜃氣，中開一丈獅象筵。傳聞此塔經營日，跪頌一經（按：梵琦所誦為《千手千眼觀世音大悲心陀羅尼》簡稱“大悲咒”，不空譯）頂一磚。雨花倒影既異感，鈴鐸遙鳴兜率天。今歲放光復一再，夜半可數秋豪顛。共云寶壺積精氣，（原注：建塔時以寶壺冠其頂。按：梵琦《重修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頌》記載：“越十二年，兵興。己亥（1359年）秋，失寶瓶（應為詩中之壺），計白金二百兩。……乃造鑰石寶瓶”<sup>50</sup>）變現上與星辰連。豈知至寶不在此，更有妙理無人詮。億萬遍經欲出世，化作白虹照幽元。或云海之東，扶桑花耀色增豔。或云海之西，貫月查疑天漢遠。又云海之南、海之北。赤城霞起標相映，燭龍銜燭不敢前。又云海之中，散作陰火然。如摩尼珠照濁水，如無盡燈傳千百。我思此時光內望，定見琦公來翩翩。……”<sup>51</sup>此外，陳善有《天寧雁塔詩》，周福柱寫有《登鎮海塔詩》。

至正五年（1345），梵琦在嘉興本覺寺建萬佛閣，次年閣成。至

<sup>49</sup> 《菽歡堂詩集》（第一卷），清咸豐三年刻本。

<sup>50</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39頁。

<sup>51</sup> 《菽歡堂詩集》（第五卷），清咸豐三年刻本。

正六年(1346)，比丘若欽施設錢財，梵琦造大悲像，“其面二十有一，其手一千有八，其目則如其手之數而加面焉。其四十二手各有所執，光映於座，應承於足。由足下座石，至頂上化佛，高凡四十尺有奇。木用楠桐，髹用朱漆，金用純金。日光（密號威德金剛，藥師如來脅侍）在左，月光（密號清涼金剛，同為藥師脅侍）在右，善財、龍女、韋天（南天王八將軍之一，曾為律宗南山宗道宣師示現）、大權（全名大權修利菩薩，有保駕護航之神通），以次列侍。驟開戶而望之，晃晃乎，若七金之山從海上來而屹立于前也”<sup>52</sup>。梵琦建立的萬佛閣與大悲像上下結構，“上以奉萬佛，下以奉大悲菩薩、十地菩薩。閣之雄偉，像設之莊嚴，殆冠西浙”<sup>53</sup>。

楚石梵琦的衣鉢十分寶貴，海鹽劉祖錫在梵琦撰寫的《送徒弟嘯書記參學》詩的左側寫道“高皇帝所賜高麗鉢，並存吾邑天寧寺天泉房，……又師所常披白氎一領，存水竹西房今晚岩德公處，與鉢及書，寺稱三寶”<sup>54</sup>。楚石梵琦的衣鉢造型為“衣是大幅白氎，領微作衣襖積，高麗國王所獻。鉢紋似桃榔，口徑九寸，四旁著當（鐺？）如股，各以夷銅環綴，作貫珠狀，其杪以銅冒之，餘地黃金環香草四，通髹之漆。咸豐時失之”<sup>55</sup>。“至今寶傳”<sup>56</sup>的楚石大師衣鉢引起眾人的瞻仰，明代秀水文人馮夢禎(1548-1606)“先至天寧水竹居，索楚石禪衣瞻禮。主僧陸晚岩能詩，云：‘此出西竺，為兜羅錦。西人云：其價視灑哈刺（俟考）數倍’”。乃禮楚石塔，復至他僧舍索鉢。鉢徑尺，正圓如倭，漆有四巴（色？），上如鱗者二層，四周泥金為天花飾之，

<sup>52</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38頁。

<sup>53</sup> 同上，第346頁。

<sup>54</sup> 同上，第697-698頁。

<sup>55</sup> 《（光緒）海鹽縣誌》（第七卷），清光緒二年刊本。

<sup>56</sup> 《（天啟）海鹽圖經》（第三卷），天啟四年刊本。

內木文理甚細。餘每至海上則索衣鉢觀焉，今三度矣”<sup>57</sup>。楚石梵琦珍貴的衣鉢甚至引起了“楚石衣鉢詩”的創作熱。

董漢陽《碧里後集·達存上》《高麗鉢記》載，高麗國王聞楚石梵琦道行高邁，遣僧贈梵琦鉢盂，鉢有神異。碧里居士瞻仰楚石方丈有偈：

比丘為我說，是鉢所從來。云自高麗國，其王昔持至。  
鴨綠逾萬裏，黑風滾波濤。當其渡海時，魚龍避光彩。  
陪臣以王命，捧擎九衢中。當其入國時，緇素得未見。  
天界鞞鼓下，朝宗來萬方。當其獻師時，檀施如雲集。  
兵戈大亂後，遊魂塞天壤。當其咒食時，萬鬼皆飽足。  
竭來二百祀，兒孫世相守。精廬遭劫難，神物固無恙。  
稽首問比丘，是事誠稀有。我觀此圓體，而悟於真空。  
方其未來時，本無空可說。中空外亦然，誰析空為二。  
因而有空相，方圓各隨形。亦復有空量，多寡任容受。  
忽以物實之，其空安所往。傾倒出其物，空體原自在。  
是諸皆見病，熾然相凌奪。本來非空實，亦無空實者。  
東南西北方，四維及上下。虛空不可思，有型悉皆患。  
舉投此規中，無欠亦無餘。而況升合儲，欲盈無盡藏。  
不見乾陀越，花香隨願滿。不見曹溪水，蛇涎蛻靈骨。  
小大可互入，至理非神通。有能如是觀，豈惟無空實。  
亦復無有無，存亡悉皆患。浮漚覺海中，聖賢如電拂。  
而況一盂微，欲齊無量壽。種種自心生，是誰為起滅。  
悟此真空法，是則為傳心<sup>58</sup>。

<sup>57</sup>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快雪堂日記之四十八》，明萬曆四十四年黃汝亨、朱之蕃等刻本。

<sup>58</sup> (明)董漢陽《董漢陽碧裏後集·達存上》，明嘉靖四十四年黃鯤刻本。

明人彭孫貽(1615-1673)《茗齋集》卷二,《水竹西院觀梵琦衣鉢歌》:

琦公妙喜的骨孫, 捷椎震地開雷門。木馬夜鳴徑山月,  
西城街鼓搖風幡。

毘盧寂滅留法眼, 七祖東來遞相行。黃梅以後暢宗風,  
衣鉢仍留梵帝宮。

一花五葉紛如雨, 其間臨濟真法乳。千燈指月照盲龍,  
更留二物表南宗。

梵琦大力猶龍象, 化胡慧燭開幽罔。佛日高懸鐵木都,  
雨花不墜天魔上。

濠梁真人赤伏符, 手握金鏡懸空衢。人王大法憫萬有,  
欲變荊棘為醍醐。

蔣山說法轉慧珠, 舍利不壞金剛軀。傳衣示信上座足,  
托鉢四角天龍趨。

絨花毘毘簇火浣, 藤花兜漆圓蘭盃。施飯森寒山鬼立,  
參禪偏袒迦文跌。

名僧之至後赤烏, 弘碩尚轉金浮圖。竹西園擬古給孤,  
我來擊鉢崔詩逋。

若遇彌勒亦酒徒, 暫典衲衣傾一壺<sup>59</sup>。

卷六,《梵琦大師衣鉢》:“妙喜聞孫屬梵公, 千秋衣鉢鎮蓮宮。衣翻火浣炎洲雪, 鉢洗桃榔瘴海風。自有楞伽傳密記, 常留心印表真空。懸如娑竭群龍護, 夜夜寒光貫白虹。”黃宗羲(1610-1695)在其《觀天寧寺楚石衣鉢》寫道:“楚石篇章字字新, 猶留故物在城闔。犀皮齋鉢何方乞, 白氎禪衣不染塵。已閱興亡三百載, 只消鐘鼓數千巡。門

<sup>59</sup> (明)彭孫貽《茗齋集》(第二卷), 四部叢刊續編景寫本。

庭自是能堅忍，錯會捧持有鬼神”<sup>60</sup>。可見黃宗羲雖對梵琦討論鬼神的思想持批判態度，但對其詩文與衣鉢也極為稱讚。

#### 四、楚石交遊

楚石六坐道場，道望甚高，弘教佈道，法利眾生，其妙轉法輪，“道化所被，薄海內外”<sup>61</sup>，“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蒞之處，黑白向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跡，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寞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sup>62</sup>。楚石梵

<sup>60</sup> (明)黃宗羲《南雷詩曆》(第三卷)，清鄭大節刻本。

<sup>61</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346頁。

<sup>62</sup> 前揭(明)宋濂著、黃靈庚編輯校點《宋濂全集》(第三冊)，第1766頁。楚石大師書法造詣頗深，其眾多墨蹟現存於日本。張家成《宋元時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以浙江佛教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166-169頁)據海鹽縣政協文史委編寫的《海鹽天寧永祚禪寺》(2012年版)中《楚石著作和墨蹟》統計楚石存於日本的作品具體情況：

- 1.《題智常禪師圖》，楚石題贊曰：“椰子中藏萬卷書，當時太守梵分疏。山僧手裏柳栗棒，便是佛來難救渠。”現為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收藏；
2. 題《丹霞燒佛圖》，楚石題贊曰：“古寺天寒度一宵，不禁風冷雪飄飄。既無舍利何奇特，且取堂中木佛燒。”現為日本石橋美術館收藏；
- 3.《題布袋蔣摩問答圖》，楚石題贊曰：“花街鬧市恣經過，喚作慈尊又是魔。忽然背上揩只眼，幾乎驚殺蔣摩訶。”現為日本根津美術館收藏；
- 4.《題浮玉山居圖》，元錢選畫。楚石題詩為：“舜舉偏工著山色，如斯水墨畫尤難；蒼茫樹石煙霞外，合作營丘老筆看。”原作現藏上海博物館；
- 5.《贈日本石屏介藏主偈》，名偈實詞，文長不錄，現藏於日本；
- 6.《送徒弟珠維那偈》，現藏於日本；
7. 楚石所書“雪舟”手跡保存良好，至今仍珍藏在日本山口崇福寺，被視為國寶。原件紙豎1.6尺，橫2.49尺，橫書“雪舟”二大字，落款為“嘉禾天寧住山楚石為濟知客書”，下鈐三印，為“釋氏梵琦”“楚石”和“如幻三昧”，均為陽文。

琦禪師應機說法、巧設方便、聲名顯著，與趙孟頫、宋濂、虞集、吳全節（高道）、濟知客等國內外人士廣泛交往<sup>63</sup>。筆者檢尋楚石資料發現楊力的《梵琦援儒入佛思想研究》一文中對梵琦交遊的部分重要人物有所忽略。

禪林人士：如梵琦三位師父。天寧永祚禪寺住持訥翁和尚（1014-1073），又稱訥翁模公，信仰虔誠且頗具佛學修養，“天寧住持永摹訥翁補增《大藏經》文，重建觀音寶殿於寺之東廡，朱薨畫棟，湧壁菩薩、諸天聖像煥然一新”<sup>64</sup>。楚石撰有《受業先師天寧訥翁和尚贊》，贊文中稱其“單傳直指之妙，非文字所可形容；潛利陰益之心，如虛空自然周匝”<sup>65</sup>。

晉翁和尚，又稱晉洵，是梵琦的從族祖，任湖州崇恩寺住持。梵琦撰《道場晉翁和尚贊》，贊中讚歎晉翁和尚超佛越祖、敢於突破權威的禪宗精神，“胡達磨不是祖，老枯禪何必數。若非滅族子孫，誰紹潑天門戶”<sup>66</sup>。

元叟行端，嗣法靈隱之善。行端曾住持湖州資福寺等寶刹，朝廷先後賜其“慧文正辯禪師”“佛日普照”號，其文學作品有擬寒山子詩等。梵琦得其印可，並請行端寫贊相贈。行端所寫贊為《福臻琦長老請贊》（原注：以下師自贊凡六首<sup>67</sup>，琦即楚石也）：“心直如弦，性急

<sup>63</sup> 楚石交遊的情況可參閱（日）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之《入元僧一覽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422-461頁；鮑翔麟《梵琦楚石與日本、高麗僧人的交往》，《東方博物》2005年第十七輯，第97-99頁；楊力《梵琦援儒入佛思想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第15-17頁。但二人統計的數據不全，詳見後文。

<sup>64</sup> 《（天啟）海鹽圖經》（卷三），明天啟四年刻本。

<sup>65</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239頁。

<sup>66</sup> 同上，第239頁。

<sup>67</sup> 《卍續藏經》，第一二四冊，第53頁。

似箭。觸著則發，無背無面。父藏叟，不設藏叟之門庭。祖大慧，不識大慧機辯。福臻手眼既通，切忌隨他腳跟轉”。寫有《徑山送寂照先師入塔回寺上堂》《徑山寂照先師元叟和尚贊》，贊中記載行端禪師說法機鋒峻烈、棒喝交加，“棒如雨點，喝似雷奔。掀翻海嶽，震動乾坤”<sup>68</sup>。

曇噩(1285-1373)，字無夢，號酉庵，楚石同門。宋濂《佛真文懿禪師無夢曇噩和尚塔銘》載“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扣，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雷一掣，怒庭隨擊。內外如一，靡間豪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烈。元叟欣然頷之”，著名文人袁榭、張翥對其詩文創作評價極高<sup>69</sup>。

智及(1311-1373)，字以中，號愚庵。智及“釋書與儒典並進”，宋濂甚至稱讚其為“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sup>70</sup>。智及寫有《悼楚石和尚詩三首》《祭楚石和尚文》。

梵琦的法弟至仁(生卒年不詳)“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sup>71</sup>。

曇芳守忠(1275-1348)，嗣法雲居玉山珍，曾住持大龍翔集慶寺，微笑居士虞集為其語錄撰寫《曇芳和尚語錄序》。梵琦寫有《龍翔曇芳和尚遺書至上堂》。元朝廷先後賜守忠“佛海普印大禪師”“大中大夫廣慈圓悟大禪師”號。

文人名士，則有危素(1295-1372)與周伯琦(1298-1369)等人。

<sup>68</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238頁。

<sup>69</sup> 前揭(明)宋濂著、黃靈庚編輯校點《宋濂全集》(第二冊)，第1114-1117頁。

<sup>70</sup> 同上(第四冊)，第1820頁。

<sup>71</sup> 同上(第三冊)，第1765頁。

關於前者，宋濂有言：“危公，亦深知師者也”<sup>72</sup>。梵琦圓寂後，危素為其篆題塔銘。周伯琦，梵琦為日本臨濟宗高山慈照（1235-1390）撰寫的《高山照禪師塔銘》為梵琦撰文，周伯琦纂額<sup>73</sup>。

楚石梵琦與日本僧侶交往情況，見附錄一。此外，據《楚石梵琦全集》可以發現楚石禪師與以下高麗僧也有往來：蘭禪人，楚石寫有《送高麗蘭禪人禮補陀》；順禪人，楚石《送高麗順禪人歸國》；至無極長老，楚石《寄高麗檜岩至無極長老七首》；普應國師，楚石《普應國師之記》其文曰：“沈王，高句麗賢君也，乃能捨身學佛，圓頂參禪。……王始號海印居士，……至正九年歲在己丑，正月下瀚（翰？），本覺梵琦”<sup>74</sup>。

楚石大師的交遊對象從思想與信仰層面分為儒、釋、道，從國別分為國內、日本、高麗，其中國內主要涉及江南、西域（梵琦有《送天使往西域》）、大都（梵琦有《萬寶坊偶成三首》）、及上都（梵琦有《上都十五首》）等地。其交遊對象的眾多與分佈廣泛，一是可以證明元明之際，國內及亞洲佛教的區域互動性顯著的特徵；二是呈現佛教文化與世俗文化及其它宗教文化融合發展的特點；三是體現梵琦佛教修養深厚，“大鑿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蹴龍相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鐵卒十萬佩橐韃。或觸之者命發懸，誰與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堧，紅焰閃閃行中邊”<sup>75</sup>，能夠弘揚慧能、宗杲等祖師的宗風。在弘揚禪宗外，楚石琦公兼修淨土、重視《法華》與《華嚴》等經典，是佛教融合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人物。孫昌武先生評價其“以他（梵

<sup>72</sup> 同上（第三冊），第1766頁。

<sup>73</sup> 前揭張天騏《元僧楚石梵琦研究的新材料與新視野》，第114-116頁（張文來自金程宇先生的家藏本）。

<sup>74</sup> 前揭（元）梵琦著、于德隆點校《楚石梵琦全集》，第705頁。

<sup>75</sup> 前揭（明）宋濂著、黃靈庚編輯校點《宋濂全集》（第三冊），第1766-1767頁。

琦) 在世俗和教內兩方面的地位, 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一代佛教的發展方向”<sup>76</sup>。以上諸端亦是楚石梵琦在佛教史與文化史上的意義所在, 其重要載體便是楚石基於虔誠的佛教信仰創作出的優質佛教文學作品。

### 附錄一、楚石梵琦與日本僧侶交往情況表<sup>77</sup>

人名	入元年代	回國年代	事蹟	文獻來源
*1. 東林友丘 (?-1334+)	約 1334 年	不詳	一山一寧(1247-1317)法嗣, 入元育王山月江正印會下掌藏鑰, 有聲名, 回國後住持建長、圓覺等寺。	《月江正印語錄》《楚石梵琦語錄》《鎌倉五山記》等 <sup>78</sup> 。
*2. 無文元選 (1323-1390)	1339 年	1350 年	後醍醐天皇 (1318-1339 年在位) 第十一子, 師事建仁的可翁、雪村, 參訪過了庵清欲、千岩元長等, 返國後開創方廣寺。	楚石《贈日本無文元選禪師偈》, 《無文元選語錄》等。

<sup>76</sup> 孫昌武《中國古代北方民族與佛教》, 北京: 中華書局, 2020 年, 第 474 頁。

<sup>77</sup> 表中所列與梵琦交遊的帶\*的 18 位日本僧人, 為筆者結合《楚石梵琦全集》與《日中文化交流史》在鮑翔麟先生統計之外新發現的日本僧侶。此表對於楚石梵琦與日本僧人交往的情況吸納了日人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之《入元僧一覽表》中的成果, 但其重在反映整個元代中日僧人的交往, 因此關於梵琦交往的記錄十分分散, 且遺漏不少、出處不夠具體。筆者統計數據採用的是于德隆點校的《楚石梵琦全集》, 於先生收集了楚石不少存於日本的文章, 更為真實地反映了楚石與日本僧侶的交往情況。鮑翔麟先生也曾梳理過梵琦與外國僧人交往的情況, 但有遺漏與誤收。

<sup>78</sup> 在《楚石梵琦全集》中未發現相關記錄, 或在日本有相關文獻。

3. 易侍者（易上人 [?-1347+]）	約 1347 年	不詳	鐵舟德濟（生卒年不詳）弟子，《閻浮集》中有《送易、惠二侍者入宋》詩，楚石有《送日本易上人》詩。	《閻浮集》、楚石《送日本易上人》。
*4. 古劍妙快（?-1349+）	約 1349 年	約 1366 年	天龍夢窗疏石（1275-3510 法嗣，來華參訪過楚石梵琦、穆安康（生卒年不詳）等禪師，返國後歷住等持、東光等寺，擅長詩文，有詩集《了幻集》。	《了幻集》《空華集》《蕉堅稿》等。
*5. 約庵德久（?-1351+）	約 1351 年	不詳	紀伊大慈山高山慈照（1266-1343）弟子，參訪楚石、了庵清欲（1292-1367），後住嘉興府圓通禪寺，明洪武九年（1376）在我國入滅。	《約庵禪師略傳》、清欲《開福月庵老衲、月林無門、法燈高山，凡七世。日東久藏主繪其像，請贊以歸》《日本名僧傳》等。
*6. 日岩光（生卒年不詳）	1347-1370 年	不詳	為約庵德久侍者，約庵圓寂後，奉遺命攜帶遺書、佛祖圖與楚石撰寫的《高山照禪師塔銘》歸國，安置在建仁的靈洞院。	楚石《高山照禪師塔銘》《約庵禪師略傳》《本朝高僧傳》。

7. 無我省吾 (吾藏主 [生卒年不詳])	1349 年	1359 年	曾參拜承天的仲銘克新 (1322-?)、天寧的楚石梵琦、本覺的清欲等。	楚石《送中天竺吾藏主還日本》等。
*8. 大功績 (生卒年不詳)	約 1349 年	不詳	博多聖福寺秀山元中弟子，曾向楚石求真贊。	《延寶傳燈錄》《肥後國志》
*9. 大嶽妙積	1347-1370 年	不詳	參訪天寧楚石，歸國後歷住淨妙、圓覺等寺。	楚石《大嶽贈日本積首座》
*10. 少林如春 (生卒年不詳)	1347-1370 年	不詳	建長寺東明惠日 (1272-1340) 法嗣，入元謁見多位禪門碩德。	楚石《送日本春侍者》、愚庵智及有《示日本春禪人》等。
*11. 信中自敬 (生卒年不詳)	1347-1370 年	不詳	參見過了堂惟一 (生卒年不詳)、楚石梵琦。	了堂《次韻贈日本敬藏主》、楚石《送天寧敬藏主》、《本朝高僧傳》《延寶傳燈錄》
12. 寰中元志 (生卒年不詳)	1347-1370 年	不詳	參見楚石，返日後接受菊池朝邀請，為成道寺的開山。	楚石《送志侍者》、《寰中和尚傳》《碧山日錄》等

13. 淵默庵（默庵淵[生卒年不詳]）	1347-1370年	不詳	參見梵琦，繪製禪宗二十二祖圖，請楚石題贊。	楚石《日本淵默庵畫二十二祖請贊》《送默庵淵首座》
14. 成藏主（生卒年不詳）	1347-1370年	不詳	楚石《辟支佛牙贊》曰：“日本成藏主入吳，逢一童子，施辟支佛牙，得而寶之，請贊”。	楚石《辟支佛牙贊》
15. 世首座（生卒年不詳）	1347-1370年	不詳		楚石《送延聖世首座還日本》
16. 楚藏主（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楚石《送萬年楚藏主回日本》
17. 用首座（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楚石《送用首座》言：“道人日本來，將甚麼過海？”	楚石《送用首座》
18. 丘侍者（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楚石《送日本丘侍者之金陵》
19. 訥藏主（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楚石《無相贈日本訥藏主》

20. 嚴藏主 (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楚石《無外贈日本嚴藏主》
21. 全藏主 (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楚石《大機贈日本全藏主》
22. 聞侍者 (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楚石《思遠贈日本聞侍者》
23. 月長老 (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楚石《桂岩贈日本淨居月長老》
*24. 中山法穎 (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參見楚石梵琦，歸國後，歷住東禪寺、壽福寺、建長寺，後董理天龍寺，管領南禪寺。	楚石《中山贈穎首座》，《了幻集》《天境靈致語錄》等。
25. 興東 (東藏主) (生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約 1370 年	曾來華遊歷台、雁等地，回國謁見義堂周信。	楚石《送日本東藏主遊台雁》，《寶華日工集》。

*26. 斥然 中端（生 卒年不詳）	約 1370 年	不詳	入元與興東等同在楚石梵琦會下。日本應安六年（西元 1373）椿庭海壽(1318-1401)回國時，談到斥然患病，住明州翠峰。	《空華日工集》《楚石和尚語錄》 <sup>79</sup>
27. 在首 座（生卒 年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送石霜在首座歸國》云：“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
28. 的藏 主（生卒 年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送的藏主歸裏》曰：“日本禪師皆可喜，不憚鯨波千萬里”。
*29. 森藏 主（生卒 年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送森藏主》言：“森禪日東來，一起何慷慨”。

<sup>79</sup> 檢尋《楚石梵琦全集》，並未發現相關記載。

*30. 巴禪人（生卒年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送巴禪人》：“扶桑天子呵呵笑，尺二眉毛領下垂”。
31. 榮藏主（生卒年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送雪竇榮藏主歸國》：“百尺竿頭五兩垂，大唐又向扶桑歸”。
*32. 東侍者（生卒年不詳） <sup>80</sup>	不詳	不詳		楚石《送東侍者之天平》：“上人來自扶桑國，貫見琉璃浸天碧”。
*34. 介藏主	不詳	1353年	至正七年（西元1347）二月，介藏主由嘉興本覺寺前往江西參方禮祖。	楚石《偈送日東石屏介藏主之江西》《與日本石屏介藏主》，其中有言：“於其行，筆此錢焉。至正十三年冬，前本覺梵琦”。

<sup>80</sup> 不知此人是否與東林友丘為同一人。

35. 壽首座（生卒年不詳）	不詳	1363年		楚石《送淨慈壽首座還日本》《與日本椿庭壽藏主送別偈》，後者有言“至正廿三年三月閏月二十二日，楚石道人梵琦”。
*36. 進侍者（生卒年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送進侍者》：“疏山賣卻布單，三千裏外行腳。……扶桑那畔一輪日，直至黃昏後方出”。
37. 佐侍者（生卒年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送日本建長佐侍者之廬山》
38. 佚名				楚石《送日本侍者》

39. 嶽藏主 (生卒年 不詳) <sup>81</sup>	不詳	不詳	楚石《送中 竺嶽藏主》： “唐國之西日 本東，都盧攝 在微塵中”。
*40. 遠侍 者(生卒 年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贈遠 侍者》：“昔 年日本來， 紅爐一朵芙 蓉開”。
*41. 愚中 (生卒年 不詳)	不詳	不詳	楚石《與日 本愚中和尚 偈》

## 附錄二、于德隆《楚石梵琦全集》外楚石梵琦作品輯佚

于德隆點校整理的《楚石梵琦全集》是第一部楚石全集，于先生收集了關於梵琦大量的文獻資料，且從國外收集到不少梵琦佚文佚詩。但于氏在整理梵琦全集主要採用佛教典籍，所以對梵琦及其相關資料收集尚不完備。經筆者經初步搜集，所輯得楚石佚文佚詩如下：

<sup>81</sup> 不知是否與大嶽妙積為一人。

## 一、《全元詩》收錄的《楚石梵琦全集》外詩六首：

### 1.《金山》：

半江湧出金山寺，一簇樓臺兩岸船。  
月轉中霄為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  
塔鈴自觸微風語，灘石長磨細浪圓。  
龍化老人來聽法，手持珠獻不論錢<sup>82</sup>。

### 2.《奉寄金粟隱者》：

詩人望望闔閭城，且喜春來甲子晴。  
宰相方誇歇後語，神仙未悟著殘枰。  
忘機海上鷗相得，采藥山中鶴不驚。  
欲使深村見此客，重來定作掃門迎<sup>83</sup>。

### 3.《讀雪廬稿錄謝仲銘禪師》：

君才自是師子兒，擇肉舔掌行遲遲。  
舉頭為城尾為旗，金毛玉爪光陸離。  
深林古樹迷風日，養勇時時能一出。  
文章已為百獸父，貢獻何啻千年物。  
赤豹之子黃熊孫，退中積草風翻翻。

<sup>82</sup> 楊鑑主編《全元詩》，第三十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39頁。

<sup>83</sup> 同上，第411頁。

幾回哮吼動山嶽，恐爾震驚聲複吞<sup>84</sup>。

4.《詩送中竺巽權中藏主歸定水兼柬雙桂堂上和尚》：

昨日今日風霜寒，卻回樟亭尋客船。  
江水中分左右浙，鄮峰默破東南天。  
一莖白髮未侵鬢，萬裏驂騑當著鞭。  
胡不歸來師望汝，貫花添客澹遊編<sup>85</sup>。

5.《留雲亭》：

人家十萬秀成堆，未抵南朝一段奇。  
象輦不來春草綠，小亭雲鎖紫瑤碑<sup>86</sup>。

6.《題錢選山居圖》：

舜舉偏功著色山，如斯水墨畫尤難。  
蒼茫樹色煙霞外，合作營丘老筆看<sup>87</sup>。

<sup>84</sup> 同上，第 411 頁。

<sup>85</sup> 同上，第 412 頁。

<sup>86</sup> 同上，第 412-413 頁。筆者按：《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十七（明成化十一年刻本）中“段”作“段”，“輦”字“駕”，“紫”缺，“瑤”作“齋”，應以上（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十八（明嘉靖本，第 126 頁）為準。

<sup>87</sup> 楊鐮主編《全元詩》，第三十八冊，第 416 頁。

## 二、《全元詩》外所輯梵琦佚詩（文）五首（篇）：

### 1.《送康上人之京》：

花隔深宮柳扶牆，少年仍值好春光。  
風飄玉佩縈雲曲，日射金爐夾道香。  
一色樓臺天蕩蕩，九衢人物海茫茫。  
篋中舊筆今零落，猶繼題詩鳳沼傍<sup>88</sup>。

### 2.《送珠維那》：

興化打克賓，只要法戰勝。我這裏不然，掃除佛祖令住山。五十載，撲碎軒轅鏡。鑽飯香滿堂，有眾齋廚盛捧了出，院人悟去也不定（徒弟珠維那職事美滿，悅可眾心，一偈送之，參方行腳，了吾宗生死大事，勉旃，楚石道人梵琦）<sup>89</sup>。

### 3.《題雲林真跡》：

好在雲林一老迂，畫圖寄到玉山居。  
向來王謝原同調，宜住城東共讀書<sup>90</sup>。

<sup>88</sup>（元）賴良編《大雅集》（卷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2頁。

<sup>89</sup>（明）汪砢玉撰《珊瑚網》（卷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58頁。

<sup>90</sup>（清）沈季友撰《携李詩集》（卷三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41頁。

4.《上堂法語》：

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如理如事，眼古互今。不是涅槃心，亦非正法眼。復舉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妙喜云：“向上一路，熱碗鳴聲。”衲僧道：“三大老盡力道，只發明得向下一路，向上一路未夢見在”<sup>91</sup>。

5.《休休歌》(已佚)，《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記載：

或有問時勢臧否，琦但唱《休休歌》，其聲韻莫測<sup>92</sup>。

6. 楚石禪師還稱讚日本五山文學代表作家義堂周信的詩作：

不意日本有此郎耶？明人皆云，疑是中華人，寓其人之作也（按：此為楚石梵琦佚文，輯自《空華日工集》）<sup>93</sup>

<sup>91</sup> (清)莊廷鑑撰《明史鈔略·開國以後釋教之傳》，四部叢刊景舊鈔本，第222頁。

<sup>92</sup> (清)釋自融撰《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續藏經》本，第78頁。

<sup>93</sup> 轉自前揭(日)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92頁。